

《二百八十一天花期》

蔡易達

我伸著懶腰，光著膀子穿著深綠色短褲躺在十幾平米的房間。空間裡一張床墊，一副衣架，一盆盆栽，這就是我所調的家。

我在床上滾了一圈，就到了牆的另一端。坐起身子，我趴向家裡唯一提供光源的窗戶，四格巴掌大的玻璃。那盆盆栽站在那裡，但在我眼中，它卻是倒著的，明明它的到來也沒過多久。也不過就是去年那個冬天。

她將這個花盆送給我。一個冒著新芽的盆栽，圍繞在紅色圍巾與米色手套中。我接過盆栽問她這是什麼植物，我只記得她凍的通紅的臉蛋說著這是花。我撥了撥她頭頂的積雪問是什麼花，剝去冰冷雪花的她只是氣鼓鼓的說就是花。我手中拿著明明是被雪微微覆蓋的綠色小草，但我還是拿回家，放在窗戶旁。

它就這樣，侵佔我的家，家裡已經沒什麼空間，我還是將窗前的擺飾掃到地板，硬是挪出一個空間給它。一個空間，能看到她，能看到我。

這裡的雪融的很快，春天的到來也來的很急。它總是透過巴掌大的窗，看著我，又看著她。有時是我在公寓旁的大樹，抽著煙等著；有時是她在雨中點著腳尖，撐著傘等著。時間很快，時間真的很快，盆在上的小草已經展開綠葉，開著一個粉色的小花苞。

她喜歡趴在我的窗臺，戳著花苞。夕陽灑在她髮梢上的那刻，我才發現我的家感覺好大。我們窩著的床墊，比巴掌大玻璃外的世界更大。

仲夏悄悄到來，它看著我們每天窩在房間裡，悶熱又充滿濕氣。汗腺與花香混合在一起，那朵花，在清晨的露珠下，綻放的很美。但時間很快，時間真的很快。在還沒看清花朵美好的瞬間，就已經凋零，枯萎。

我趴在窗戶旁，看著巴掌大的玻璃。大樹上楓紅的葉已經開始掉落，地上堆滿成堆枯萎的樹葉，躺在泥土中腐爛，在那狹小，被圍起來的空間內，漸漸的，腐爛。

倒在我家的那株花，只剩下土綠色枯葉與根莖的花也該走了。將它從盆栽連根把起，我走出家，將那死去的花，與腐爛的葉一起埋葬。

我抬起頭看向我家的那盆盆栽。兩百多天的花期，真短。